

林
庚
著

林
庚
诗
集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林 庚 著

林 庚 诗 集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庚诗集/林庚著. --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4

ISBN 978-7-302-32294-8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1760 号

责任编辑：马庆洲

封面设计：曲晓华

责任校对：王淑云

责任印制：刘海龙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tup.tsinghua.edu.cn>

社 总 机：010-62770175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：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刷 者：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装 订 者：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52mm×228mm 印 张：32.25

版 次：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定 价：69.00 元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

邮 编：100084

邮 购：010-62786544

字 数：400 千字

印 次：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产品编号：049539-01

出版说明

林庚,字静希,原籍福建闽侯(今福州市),1910年生于北京。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,两年后,转入中文系。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,活跃于诗坛。1933年毕业后,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到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,1941年晋升教授。1947年回京,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,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,直至荣休。

林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诗人、学者。为了集中反映其创作及学术成果,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2月推出了九卷本《林庚诗文集》,可以说,林先生的主要著作已基本尽集于此。《林庚诗文集》的立项受到出版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,新闻出版总署将其列为“十五”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。该书出版面市后,也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然而,《林庚诗文集》毕竟是大部头的合集,对不少读者而言,购买一套颇不轻松。有鉴于此,我们决定将《林庚诗文集》中的著作拆分,以单行本形式出版。

此次出版,我们在各书的分合及名称上做了些许的技术处理,与《林庚诗文集》相比,具体变动如下:1. 将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编分为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(先秦至隋代)和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(唐五代)两种。2. 合《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》和《天问论笺》为一册,更名为《林庚楚辞研究两

种》。3. 将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、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、《问路集》、《空间的驰想》和《集外集》中的诗歌部分合为一编,定名为《林庚诗集》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充分地了解林庚先生著作的内涵和精神,我社特意约请了孙玉石、彭庆生、林东海、陈平原、张鸣、钟元凯、徐志啸等几位知名专家、学者,为每种著作撰写了《导读》,以便提点年轻读者阅读。在此,我们特致谢意!

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,我们得到了林庚先生的亲自指点,对各书的分合及定名,先生都给予了首肯。袁行霈先生自始至终关注着丛书的出版进展,给以大力指导,并慨然应允我们将其《燕南园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一文作为本丛书的《总序》。在此一并表示我们的谢忱!

林先生的学术博大精深,而我们水平有限,编辑出版过程中,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漏,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2006 年 3 月 30 日

总序^{*}

袁行霈

燕南园 62 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，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，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，窗棂雕了花的，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，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。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，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，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，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。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，右转，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，那里东、南、西三面都是窗子。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，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。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：“蓝天为路，阳光满屋。”

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，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。但他喜欢平房，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，便换到 62 号来。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，春天，鲜花布满整个院子，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。

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，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。他喜欢体育，常看的是体育节目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，第 26 届世乒赛期间，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，他的家成了演播厅。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，摆成一排排的。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，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，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。没有转

* 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，原题为《燕南园 62 号——记恩师林庚》。今征得袁先生同意，作为本丛书总序。

播的时候,那些座位也不撤掉,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。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以后不久,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,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,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,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老师的眼神好,对球的感觉敏锐,处理球的手法细腻,会突然抖腕发力,改变球的方向,使我招架不住。他还喜欢唱歌,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,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。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,能唱到高音C。大概是得益于唱歌,他原先的哮喘病,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。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,还画过一幅头腔图,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,灌向鼻腔和口腔,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。

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,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,进出这客厅,在那里向老师求教,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。其实我之留校任教,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,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,静希师还有钟芸师、一新师兄都去听课,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,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。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,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,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,一个玉雕的水盂,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,瓷的。在书房里,我们距离更近,谈话也更亲切。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,当然多的还是学问,屈原、李白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,以及外国的文学,不管甚么话题,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。有一次谈到孙悟空,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。有一次谈到水分,他说如果没有水分,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?《红楼梦》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“水葱”似的,这“水”字就很好! 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上部,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,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。那年我才26岁,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。在选注过程中,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。他告诉我杜甫的《新安吏》一定要选,其中

“肥男有母送，瘦男独伶俜。白水暮东流，青山犹哭声。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。”这几句写得特别好。特别是“眼枯即见骨”，很有震撼力。我仔细体会，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。他还告诉我，李白的《独漉篇》，别人都不选，我们要选。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，经老师指点，细细读了几遍，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，末尾四句：“罗帏舒卷，似有人开。明月直入，无心可猜。”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，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，非李白写不出的。又如，他说杜甫的那句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，过去的解释不妥。三峡中的巴峡在下，巫峡在上，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？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，证明这首诗中的“巴峡”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，因为在巫山中间，所以又称巫峡。经老师这样一讲，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。

回想起来，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，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，一种鉴别的眼光；还教给我一种方法，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。搜寻我的记忆，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、疾言厉色，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。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，从不当面夸奖。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。但我请他为我的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撰序的时候，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，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。在短短的篇幅内，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，并对我书中的内容，提要钩玄略加评论。其论述之精当，语言之隽永，口吻之亲切，气度之潇洒，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。

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，他常说：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。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，可惜我未能做到。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，要追求突破，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，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。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“盛唐

气象”的坚持,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,遭到强烈的反对,但他从未放弃,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。

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,并让我评论。我特别喜欢他 51 岁时写的那首《新秋之歌》,诗的开头说:

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
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
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
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

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。他鼓励年轻人飞翔,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。诗的结尾是这样的:

金色的网织成太阳
银色的网织成月亮
谁织成那蓝色的天
落在我那幼年心上
谁织成那蓝色的网
从摇篮就与人作伴
让生活的大海洋上
一滴露水也来歌唱

这样铿锵的韵律,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,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,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。八十年代前期,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,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,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,但他并不看重这些,他要用现代的语言,创造新的境界、新的格律、新的诗行。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:“你真该学习写新诗!”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。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,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句子来,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。

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,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

人,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,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。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,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;他有童心,毫不世故;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,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。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《空间的驰想》,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。在这本书里,他推崇人的精神,歌颂精神的创造力,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“灰烬”埋葬,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。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,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。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、博大的胸襟,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,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,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。

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。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,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。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,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,其特色和价值,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,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,对静希师的《中国文学史》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予高度的评价。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,关于《天问》是楚国诗史的阐释;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,特别是关于“盛唐气象”的精彩发挥,以及关于李白“布衣感”的揭示;关于《西游记》文化内涵的新解,以及其他许多见解,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,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。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。他可贵的独特之处,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,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,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,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。他对《楚辞》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、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;他对“建安风骨”和“盛唐气象”的提倡,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,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。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,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

视,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,但仍处之泰然,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。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,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,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,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。

静希师在燕南园 62 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。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,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,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!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,他不要我搀扶,自己昂首向前,步履安详,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。

他曾告诉我,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。他一辈子都昂着头,而昂着头的人,精神是不老的!

2004 年 9 月 25 日

写在前面的话

《林庚诗集》收录林庚先生已出版的六种诗集，以及迄今发现能够确认的散作 114 首（含词 20 阙）。可以说，林先生的诗作基本尽汇于此。

这六种诗集是：《夜》、《春野与窗》、《北平情歌》、《冬眠曲及其他》、《问路集》和《空间的驰想》，2005 年 2 月，我社出版《林庚诗文集》时，已将这些诗集分别收录于第一卷和第二卷中。为保存诗作原貌，此次我们又依据最初版本重新作了校订，对《林庚诗文集》中根据作者意见及其他情况所做的修改，恢复旧貌，并加以说明。今将诗集的版本交代如下，以便读者参照。

《夜》收录 1931 年至 1933 年创作的自由体新诗 43 首，闻一多作封面，俞平伯作序。1933 年 9 月自费出版，开明书店代售。

《春野与窗》系作者的第二本诗集，收录自由体新诗 57 首，作者未婚妻王希庆画封面。1934 年 10 月由北平文学评论社出版。

《北平情歌》收录作者新格律诗 58 首，1936 年 2 月 22 日由北平风雨诗社出版。

《冬眠曲及其他》收录作者新格律诗 32 首，1936 年 11 月由北平风雨诗社出版，岂明（周作人）题签，废名作序。

《问路集》收录作者 1931 年至 1981 年创作的新诗 109 首和有关新诗的论文 15 篇，1984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因本集前两部分与前述诗集重出，故只保留目录。

《空间的驰想》收录作者晚年创作的哲理诗 27 首,其中 12 首诗后有作者自撰的散文诠释。200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,书名与 27 首诗均用作者手稿影印。收录《林庚诗文集》时已改为排印。

此外,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85 年 8 月出版过一册《林庚诗选》。为便于读者了解此书选目情况,此次我们保留本书的《目录》和《后记》,作为附录。

需要交代的是,《林庚诗文集》出版时,北京语言大学彭庆生教授,曾做过认真的校订工作,并核对《问路集》和《林庚诗选》收诗情况,撰写说明。此次出版,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石教授又重加校订,予以补充、完善。《集外集》部分,则由孙玉石教授一人独立完成。孙教授以近八旬的耄耋之年,从各类资料中发现作品,甄别真伪,详加校勘,付出了大量的精力。可以说,这个全新的版本凝聚着孙玉石教授的心血,也承载了他对林庚先生的敬意和怀念。我们特此说明,并致谢忱!

由于林庚先生的创作跨越七十余年,加之二十世纪动荡不安,许多资料已无处找寻,其诗作难说已搜罗穷尽,不免有遗珠之憾。希望有心者留意,以俟来日再作补充。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2014 年 3 月 28 日

“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”^{*}

——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

(代导读)

孙玉石

一封珍贵的谈诗的信

那是1996年1月9日,在神户大学附近六甲山坡大土坪公寓里,我接到林庚先生的来信。信的全文是这样写的:

玉石兄如晤:

获手书,山川道远,多蒙关注。神户地震之初曾多方打听那边消息,后知你们已移居东京,吉人天相,必有后福,可庆可贺!惠赠尺八女孩贺卡,极有风味,日本尚存唐代遗风又毕竟是异乡情调,因忆及苏曼殊诗“春雨楼头尺八箫,何时归看浙江潮;芒鞋破钵无人识,踏过樱花第几桥。”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,今日之诗坛乃如过眼云烟,殊可感叹耳。相见匪遥乐何如之,勿复并颂

双好

菊玲君统此

林庚
九六年元月三日

^{*} 本文系孙玉石教授为纪念林庚先生九五华诞而作,原载《化雨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年3月)。今征得孙先生同意,摘取其中四部分作为《导读》,以便读者进一步理解林庚先生及其创作。

1995年1月,神户发生大地震,我与妻菊玲,也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劫难。一周以后,东京真情热心的朋友,远道开车而来,把我们接到长野,后转东京的莲沼町一套借住的房子里,度过了一个月的“逃难”生活。回神户过新年的时候,我们给林庚先生发了一枚特意觅得的贺年卡:那是一个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孩画片,很典雅,很精致,也很朴素,如歌,如诗,如一片淡淡的樱花,流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氤氲。林先生收到美丽的贺卡后,当即给我复了这封信。十年来我们一直将这封信,装在镜框里,挂在墙上。每次读它,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心里涌动。

信为一纸,钢笔竖写,笔力苍劲,行草书法,字迹漂亮。我拿着这封年已八十六岁老人的来信,感到先生的拳拳深情与诗人心境,尽在行云流水般的简短文字里。他力主性灵的诗学观点,他对当今诗坛的慨叹,都非常合我当时的心意。回国后,或节日,或平常,到燕南园62号的小园,更多地聆听了林庚先生与我谈诗,谈燕园,谈人生,谈家常,谈想说的一切。这里所记的,仅是林庚先生与我谈话的片断。

谈他的诗《秋之色》是怎样写出来的

1996年4月23日,……傍晚六时,漫步至燕南园。满园开放着漫地的紫花地丁,路旁的白丁香树很多,满园的香气,沁人心脾。时间尚早,从容散步于宁静的燕园“圣地”,精神似也注入了几多春的气息。六时半准时到林先生家。将复印的诗,交给林先生,并围绕《秋之色》一诗,同林先生作了畅怀的交谈。

我告诉并问林先生,这首《秋之色》,最初在《文艺先锋》发表时,题目为《诗四首》,他当时在福建,而《文艺先锋》在重庆,是怎样送到那里发表的?

林先生说:当时厦门大学,因为敌人轰炸,已经搬到闽西长

汀。大概是一位大学里的讲师，要去重庆办什么事情，说可以把我的作品，带去一些发表，我就给了他几首当时写的格律诗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我已经记不起来了。他是中文系的一位讲师，当时不教别的课，只教大一国文。他去重庆，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。后来怎样，这些诗发表了没有，发表在什么杂志上，我一直不知道。我也从来没见过《文艺先锋》这个刊物。所以在前几年编《问路集》和《林庚诗选》的时候，我让钟元凯找过，但当时没有找到这首诗。

我说，这首诗，因为在闻一多的《现代诗钞》中，我以前读过，但我总以为是写北京的秋色，查看先生的《自传》，才知道先生那时候在长汀。这诗写的是长汀山区的秋色，是写的那时的情绪。背景弄错了，很难准确地了解这首诗。当即，我将诗读了一遍：

像海样的生出珊瑚树的枝
像橄榄的明净吐出青的果
秋天的熟人是门外的岁月
当宁静的原上有零星的火
清蓝的风色里早上的冻叶
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
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
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

林先生说：厦大搬到长汀，那是个山区，山里的秋天，就是这样的色彩。当然，北京的秋天，也是这样的色彩，但跟山区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。这诗只是通过景物，写一种情绪，说写哪都是一样的。不过山区的秋色，颜色更丰富多彩，天也格外的清爽罢了。

我问：先生对后两句诗“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，/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”，过了五十多年还能记得，这两句诗在全诗里最精彩，先生是怎样写出来的？

先生说：这两句诗完全是逼出来的。先写前面的六行，然后，

诗到这里是水到渠成，完全是自然流出来的。这是格律诗对创作内容影响的一个证明，若不是有一个节奏的要求，就不会有这两句诗。看前面的诗中，自然有色彩感，就流出这两句来。我平时也不吹口哨，没有吹口哨的习惯，不知怎么就会流出这两句诗来。基本不是写出来的，是流出来的。真是流出来的，不是写出来的。格律诗的好处，就在这里，同样的节奏进行，它就有一种推动作用，平常说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，这里就是前浪推后浪，看到秋天的颜色，看到窗外的一片“冻叶”，有一种感觉，就变成“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”那样的语言出来了。说是没有意识，也有；说是有意，也是不完全的。读这两句诗，反正会感觉人溶化在颜色里了。我给你的信中说，“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”，我举的苏曼殊的那首诗就是这样。他的前两句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”，还有点故国之思，变革的思想，后两句“芒鞋破钵无人识，踏过樱花第几桥”，全是性灵之笔，就是自然流出来的。他当时已经出家了。这就是他当时的一种情绪的流露。诗要这样才是好诗，不是作出来的，须是很有境界的一种感情。

我问林先生：这两句诗，使得整首诗站起来了，活了，可以说是性灵之作的名句。那么，我猜测，是不是先有这两句诗，才写出全篇来的？

林先生马上说：完全相反。不是凑起来的，是从头来的。原是写秋天的树木的红色，像海中的珊瑚枝，写秋天的清朗，情绪的清爽透明，忽然有感秋天的颜色性，写着写着，就出来这个奇想，感到自己也被染成一种美的东西了，最后这两句诗就出来了。诗有的时候就完全是拈出来的。诗就像唱歌，按照格律诗的节奏，不知跟着拍子会写出什么曲调来。福建厦大那十年里，我写格律诗一直没有间断，但自己装好的一个手抄本，“文革”中抄家时丢掉了。

关于这首诗，我最后问，诗的第一句“像海样的生出珊瑚的